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論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應天程式

君子之待異端也在審其勢之難易而修其救之之術人心之趨於異若水之決也修防可以止微滂辨言可以糾顯懸苛其汎溢之甚依托之工而

吾所以爲禦者將不足恃則嘗循其本以求之本也者何也性也惟性則常治水者幸以性之必趨而聽其害之自爲衰止則滔天之流固可以不終月而涸善治人者軌之以所自正牖之以所自明至於眞心奮僞習衰而邪正之辨瞭然在人心而不惑蓋常下常善者性固然也夫常之勝非常也久矣循本得常君子所以弭大亂已大惑之要術也徐者孟子著書明道闢異統眞於上下篇之終皆致意焉其於楊墨直辨之而已不給則引天下

其距之而已苟以爲辨之而力則言語之來固足以收救寧盪滌之功故於師攻討之兵也於滌湯熨鍼砭之法也至鄉原則置勿復辨而日及經耳於師則守而弗攻於滌則姑養其正氣而弗藥此何說焉蓋天下之大患二有翹然之患有靡然之患楊墨之道令人勤苦刻厲曠宕高舉其說足以鼓衆惑世以成其偏而惟其偏而不舉則固有遠於人情而不諧於世議者矣故爲之者久則逃逃則歸夫鄉原固所托爲中庸之學也狎於俗甘於

情爲之者久則彌假假則彌安楊墨氏持其獨是必以犯天下之共非而鄉原則藏於天下之無可非以成其獨是夫非刺之所及者正論得而匡之微言得而折之苟其匿於無非與刺也而又誰與辯哉草木之折於土也皆取怒生之氣以爲萌芽使至於敗爛則天地固無以施其仁士習之靡然不振蠱壞之象也故君子思以振興之興之而不得其術則人固不可馳驟而使蝟蹙而令吾從者惟動之以油然不容已之機而後可以奪其靡然

弛壞之習故振民育德反之於所同然之性性也者恒心也常道也仁義禮知民秉之爲彝日用飲食民由之爲質是之謂大經天下固莫有善於性而可欲於善者也人情之追欲也訢訢穰穰無戒而自趨無約而自固於道則不然旁溢焉以求異退次焉以求安若有所大苦而不肯從入者多矣此非民俗之陋而司教者之責也先王之立教也陳之藝極章之軌物敘之彝倫播之經曲以閑其邪思作其惰氣而未已也又爲之操縵博依誦絃

之節象勺之舞自成童時而肄之至終身弗去蓋其爲教三而詩與樂居二焉由今以觀若以爲迂緩弗亟之務而不知先王所以爲此者凡以動其油然之衷令見可欲而嗜進於善耳故曰一年而視離經辨志辨志者興詩之始也興則樂樂則生至蹈之舞之而不自知則成焉自其興詩之時旣巳離經而弗畔故卒也馴至於大成而弗勞蓋有吾性之經而後有詩禮樂之經詩禮樂者聖人所以振育天下以反其性之善物也孔子蓋退而修

明之當是時吾黨狂簡之士皆超然有嗜於中而囂囂然有慕於古殆所謂見可欲之善人歟善之具於性而無由反也若積蘇之未燃也及其既燎則勢必不可復遏故命之曰進取進取者興之象也堯舜之道堂皇也通塗於性善而發軔於欲善欲則興興則進進取則可幾而入所惡於鄉原者爲其安而弗進也弗進則終身焉而不可入於堯舜之道故比爲盜賊名爲邪慝以嚴誅之吾嘗跡而論焉鄉原所爲忠信廉潔足以招衆媚杜羣非

則其行似高而操似峻雖未可語於嘐嘐之狂而亦甚類乎不爲之狷夫盜賊凶德也邪慝醜名也舉而加諸鄉人皆好之士不已甚乎及微考其雅鄭之殊而深辨於朱紫之似其所存者固大異矣人性之善也生而直故不欺生而淨故不涅凡忠信廉潔皆人生而本有者也狷者知性其不爲不善也欲在己鄉原不知性其爲善也欲在外夫苟外而鶩之畢貫徹古今之大用供嫺世之短圖脊合同賢聖之眞符穿窬盜者之細具其行似高其術

彌下其節攸峻其情愈柔故命之曰闇然蓋以斯人者婦寺耳而天下方靡然應之遂至蠱壞而莫振則謂之賊德也固宜昔孟子稱堯舜則道性善標神聖則首善人性也者經之說也善也者正之說也欲善也者興之說也性同而術異善同而習異堯舜無以殊於庶民庶民皆可為堯舜則同衆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異統異莫若同救異莫若常此君子所以亟反經也雖然同可以治異而不可以治同常可以救異而不可以救常

聖人曰同鄉原亦曰同聖人曰合鄉原亦曰合聖人曰中庸鄉原亦曰中庸我同其源彼同其流我合其同然之心彼合其靡然汙壞之俗夫既同矣同所不能治也既常矣常所不能救也故莫若反經而俾民各輸於所大常大同大明出而小明熄矣大常大同者興而小常小同者隱矣此又聖賢拳拳之意也蓋同與所不可詰而眞僞能辨之君子而誠欲混其致同屑世道之責退而求諸性焉而可已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乙未會試程式

聖人之道率其性之自然中而已矣中也者常道
也天下萬世人人皆有常道而聖人亦何以相傳
爲哉道之傳凡以爲賢智者設也賢者智者世所
謂非常之人而往往思以非常之見行非常之道
而不知聖人率性之中體道之常未嘗異也好異
而遂其自然非道也是惟不可以近道且誤天下
而入於非道聖人欲以常道覺天下萬世而懼有
非常者害之是故聖聖相續心心相領要以衛吾

常而不使為非常者所亂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而子思所為作中庸也夫唐虞而上蓋未聞道之
名非無道也人人而道也又非人人能為道道固
在人而未有以害之者其民侗乎不識不知而未
有驁然自賢自智之意以不有故不離無翳之而
常明也無壅之而常行也特至唐虞言則巧矣恭
則象矣圯族者譁於朝而棄瓢洗耳之朋奮於野
皆矯為殊絕以自出於嬉遊耕鑿之民而天下始
不能相忘於道則堯舜所大憂也堯舜憂之而身

所爲者則禪授之事其迹類於輕天下而與棄瓢洗耳者同視奇之稱天下無乃眩而不察以日騖於奇而道滋晦雖其愛畜甚故大聖相授大寶相傳乃天下注目屬耳之時特揭吾至易至簡之道而名之曰中若曰道止是耳即以之治天下而可矣爲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爲天下不知道心之妙而迹求之也故曰惟微道心者中也彼出乎私智離乎天眞過中而失正者皆人心也中則安非中故危由此言之道固簡而事道固易

矣令天下得吾說而憬然悟也庶幾翳而復明塞
而復行乎是二聖人之意也然聖人以人所共由
者名道而後世遂以爲堯舜之道以人所同受於
天地者名中而後世遂以爲堯舜之中夫旣皋中
道而歸之堯舜則堯舜處其有而已當其無於是
以衆人望聖人不能無駭矣以衆人學聖人之道
不能無難矣蓋自夫子没而微言絶索隱行怪之
士無忌憚之小人幽渺以爲無倪狂宕以爲不滯
□挾其好異亂常之資竊中以自肆而中道復晦

於世則又子思之憂也於是不得已起而爲之解
曰夫堯舜相傳所爲中者何謂哉不過庸而已庸
者自然而常然大同而無異者聖人盡之衆人由
之初非有增減於其間者也吾求之於性而天實
命之矣求之於道而已實率之矣位與育至遠也
而中和則通參與贊至博也而盡性則約刑百辟
乎天下至彪炳也而闇然則淡經者九重者三至
繁鉅也而一則精人人道也故夫婦而與聖人之
知能物物道也故鳶魚而察天地之上下譬之日

月自明江河自行吾直無翳之而明矣吾直無塵之而行矣而奈何賢智者之過求也賢智之士其慕爲聖人也必甚甚慕聖人則薄常人也亦必甚而不知舍常道以爲聖人是必不至之術也非獨不至而已既薄常人厭常道必且銳爲名而勇爲異舍四通八達之途而自馳於蹊藿薉荊之境言行本庸而巧立奇詭道德本達而强生徑竇登高引臂以相招號令後之豪傑者昏惑竝趨以至溺性鑿命而不自知也原其初亦常有意於堯舜孔

子之道而乃離中以爲道亦有意於堯舜孔子之中而乃離庸以爲中性非率其自然而道非道其常道遂以爲中道竊可怪也歟若夫愚者雖不及知矣然而與知不肖者雖不及行矣然而與能其與知與能也而道在即其不及知不及能也而道猶在何也愚不肖者不能明道行道而道固明且行彼蓋未嘗翳而壅之也然則聖賢爲吾道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亦可知已昔者孔子之在當年門弟子不能知也天不可升日月不可追而躡而

子貢至以夫子爲日月爲天夫子無如何也故曰吾無隱乎爾以爲天不必升而無適非天日月不必追而躡而舉目皆日月耳夫以夫子之聖與子貢之賢周旋一堂之上而不能解於無言有隱之疑蓋不悟夫子之本無異於人與巳之本不異於夫子如同戴一天而共一日月也況其他乎甚哉人之好異而果於離道也此子思所深憂而中庸不可以無作也雖然愚不肖之知能道矣道其如愚不肖何顧世之可與任道者終賢知豪傑士猶

之江河以汎泱爲害而灌漑負載之功惡可少哉使豪傑之士一旦釋其好異之行而反於常道則斯道之負荷必力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噫世無害道者聖人固無憂乃世無任道者安得不憂夫使賢智之士無害道而任道又聖人意也故曰道之傳也爲賢智者設也

策

癸卯應天程策三道

問篤棐尊天羣流讓海校功比德非所論於上

下之間也迺漢臣有言五帝其臣不及故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其說似矣而又有言帝者師臣王者友臣霸者賓臣夫師臣與其臣莫及也何二說之懸歟姑舉霸强之主言之有謀事於朝羣臣莫逮而喜者又有以爲深憂者抑何其用心之殊邪三代以降師友之禮輟不復講一二近似者可數而知也其號爲最賢者莫若漢之高文迺於其臣自謂三不如又始謂過之後知不及夫以高

乘之尊而頫焉爲臣下詘抑又何歟洪惟我

皇上天授聖智駕軼前古　御曆滋久政理明

習穆然獨運於上羣臣凛凛焉懼不足以仰奉

任使所謂神聖莫及者幸於今日躬逢其盛矣

迺論者猶願講於帝王稽衆舍巳之學以成天

地上行下濟之謙其指亦有當否箚麥丘祝齊

虎會對趙蓋艸莽之臣其言倨傲明君所虛受

而無督過也况士逢　聖代何以諱爲其𥁞陳

之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尊天下者君之天下也有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於勢也外矣羣臣者君之羣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於勢也耦矣夫人主方有所操焉以明尊大而究也反失其無耦無外之勢者何也是未明乎一體之道也天壤則有高卑海川則有巨細納厚壤太虛之內而茹百川溟渤之中則合離同異之跡泯焉難名而安置高卑巨細於其間哉嗚呼君臣之際何地也而可以過不及論歟陋哉鼂

錯之言也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
皆賢故合謀相輔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愚
姑無論其言親政之非也而以其臣不及爲神聖
是烏知聖哉㣲者仲尼稱堯無名舜無爲矣材智
之在人也若居積然苟銖兩以上皆有所營辦以
見於外而其坐而無爲者必孑然無所有於內無
所有於內者天下之至愚至聖也聖不至不足以
同愚聖而稍異於愚則如火之炎欲强以下𧦬而
必不可堯舜之在當時也民不以爲德而以爲何

有不惟無名於下而且以來謗於下竊意專愚之
俗猶未足仰窺聖人至讀典謨之文以觀禹臯伯
益告舜之語其呼而詔之若弟子然而舜之起而
受也即先師不啻也禹之言曰無若丹朱然旣非
倫矣且自誇其荒度之多勤呱泣之弗子直稱巳
以訓焉而不以爲倨向令爲舜者聰明材智有絲
毫焉未化於中而未忘於臣下則斯言也無繇而
至矣當是時在廷之岳牧康衢之倪老山澤之遺
逸靡弗臣也靡弗勝也靡弗師也而劉向謂堯師

尹壽州支父舜師務成許由則陋矣古之至聖惟
堯舜仲尼三聖人者皆無常師無常師者以言其
無弗師也蓋惟無名而後能與衆人以名無爲而
後能師衆人以爲如是則可以君可以天是以謂
之曰神聖而顧以其臣弗及爲聖不亦悖哉郭隗
曰五帝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師也三王之與
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友也五霸之與臣處也其名
臣也實賓也愚以爲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
之霸其師臣同其屬國以聽也同特所師有廣陋

而所以師者有舍巳與不能盡舍之殊請以其喻
明之帝之於臣股肱耳目也王則金礪也木繩也
霸則削縫制割之工也而煎熬齊和之宰也股肱
耳目一身耳金之待礪木之從繩猶二物然鎔䃺
揉斲之間其有大成之思乎若工宰取衣食而巳
其所就固巳簡矣然其君之自視也皆引之爲嶽
谷之卑而聽衆流之自委視其羣臣皆抗之爲崧
高巖石之尊而凜然如有所懾若是者非以敬臣
也敬臣所以敬社稷也非以尊臣也尊臣所以尊

功業也要以共推其禮下之誠而坐享夫得賢之報則帝王霸均焉自秦而降尊卑峻而師傅賓友之道廢不復講其一二近似者張良稱以三寸舌爲帝師師之餘乎李泌客於唐肅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友之餘乎漢文之前席於誼也武之正冠於黯也唐玄之臨軒屬目於崇也賓之餘乎而高文優矣高之恢大文之謙讓若鈍若遲蓋庶幾古帝王之度於三傑則曰吾不如於誼則曰吾始謂過之今不如嗚呼斯言也非外釋尊嚴內忘聖智安

有巍巍人主而頫焉爲臣下詘者哉洪惟我　皇
上躬神武明睿之資首出庶物乂道成化三十餘
禩於茲矣愚嘗參攷其時以仰觀　聖治而借喻
於漢臣之論嘗訪落踐阼之始其時在蒙其道在
順聽有屬國授政之規焉又十年而其時在泰其
道在下交有臣主合謀之風焉又十年而其時在
豐其道在明作有躬親獨運之略焉蓋　天授奇
則孕苞自廣　臨馭久則閱歷彌精　明罔弗照
若昧爽而馴至於日中　威罔弗加若殷雷之游

翕於震懾大小臣工爭兢兢焉稟　雄斷象　隆
指救過不聽其不足仰裨　高深萬分之一蓋羣
臣既心訓焉而　皇上亦已鑒知之矣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舍今日疇足語此者而生竊有慮
於楚魏之事也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及
也退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
而有喜色夫憂喜之動乎其慮見乎其色甚精微
也而所繫治忽安危之幾莫鉅焉是烏可不熟念
乎夫作而不應動而不隨若心君運而手痺化畬

推而物羨此其虞在下者也猶可言也若神智之任獨擅於上昧弱之名偏歸於下而遂居而徂之震而矜之津津乎心目之微不覺其動而有喜色焉斯其禍可勝道哉夫喜之溢也驕乘之驕之萌也忌乘之忌之苗也疑乘之疑之成也傷乘之人主之所藉若大鵬之羽也又風之以勝氣焉其下覘寧復有物乎故靡不任則靡不輕靡不輕則靡不傷官以任事也輕在事遂意其可有而可弗有也人以任官也輕在官遂意其可擇而可弗擇也

大臣以任人也輕在人遂意其可備而可弗備也溢詞優貌以任大臣也輕在大臣遂意其可禮而可弗禮也令之而共既謂易與而侮之令之而不共又謂有托而侮之伏蒲叩閤密疏連牘下百計以抒讜而上直蔽之一言曰好名而已仄身深念正志積誠下百計以格心而上又蔽之一言曰持祿而已餌之進而弗聽進怵之去而弗聽去孰之如仇讎狎之如戲劇困頓其身體愁苦其思慮以供人主一日之快夫士氣之難熾而易熄也若嚼

火也其節之難固而易靡若秋蓬也古之明王所以指勢位以尊賢賤貨財而貴德凡以張其氣而厲其節而國衙以立耳傾江河以沃之振疾飈以撼之猶慮有遺種焉則所存幾何而亦何以國乎夫尊卑者天地之常形聖愚者主臣之定分乃乾上坤下若適得其覆載之恒而遽名爲否上行下濟若盡易其尊卑之體而遽謂之謙則君臣聖愚之分可類而知矣何也上下同體也亦同情也故一肢廢而身殘一指傷而心痛乃以靡不傷之百

體媟天君以靡不廢之四肢修元首則上之自爲計亦疏已今之大臣古天子所稱伯父伯舅者也其嚴師保疑丞也其邇上鄰也坐而論道酬醧而乞言又叟老也蓋自其秀於鄉觀於國而上固賔之夫尊其人則重其器貴其德則厚其名遞處遞去名器未改也古之人五耦而式焉十室而下焉曰是必有秉德以陪我者兄充盈之朝公卿大夫之衆而豈無其人哉由臣而上三案之曰賔曰友曰師由臣而下三案之曰官徒曰犬馬曰艸芥諸

臣者上或不敢自附於師而下亦不至以官徒自爲亡亦以便臣之禮還之羣臣抑亦其稱乎而古所以禮臣者固不薄矣麥丘邑人祝齊桓也願無獲罪羣臣百姓虎會對趙簡主言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夫侮之名非加于上獲罪之名非施於下也而二主以爲知言此烏可無熟念哉誠願我

皇上修晉接之典以優耆碩廣登顯之路以體羣僚推友賓之遺意以壓下濟之明而開舉憲老之上儀以光師臣之節如是而臣不以帝臣王佐

自期則罪在下已

𨳝記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又曰大人不親其

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嘗

觀兩漢之君常有所恃以爲國蓋三徙而及於

闕寺焉所疑彌外所恃彌内其爲患遂及唐宋

末艾庸主勿論若漢宣唐玄宋太宗其英斷足

以自恃矣而首啓厲階何歟漢鉤黨之禍可謂

至烈然當時李膺陽球以一司隷校尉誅討權

倖若取輿臺似未難制也唐以天子謀之而無

可告語則甚矣至宋之敗也以一童貫而有餘
抑又甚焉斯其故可得而言歟我　高皇帝於
中人與政典兵之戒三致意焉至論漢唐敗亡
之故詳哉言之諸士能誦述而敷陳之否比採
權之使所在爲擾然其事猥碎　詔令明信不
日且報罷而忠智之士不憂其已著而憂其微
此必不然之慮也然財貨侈靡令人主悅而不
息固近習崇權之術而廄兒供奉官卒基查孛
利柄之兆兵抑亦事幾之所宜有者銷萌杜本

謀國者宜若何而可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汎然若無所恃然方宻維結厝祚緜永者爲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郄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豪傑之爲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塡之廹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閻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趙愷而

社稷信臣萬乘家老於是始歸之閹寺由此觀之
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
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
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
於腧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腠理腸胃而傅
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合
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
猶爲國家羞之而況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
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

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賓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海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恃以御馭羣下謂爲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於甚遜古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

也是以羣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斂之惟恚不遍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僖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恭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又何說焉愚以爲三君者天下之雄主也智足籠愚勇足馭姦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衆無能爲衆無不可使而三二豎者瑣瑣厮養之餘耳其狎而弄之也若孤雛然驅而任之

也若絹鷹牢犬然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
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自恭始也其
知兵柄自思勗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
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
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主者智力足以無
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淩忽翫弄取一時奔走之
用而啓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
乎愚觀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
於漢漢錮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巳然王甫巨璫也

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抉戸破柱捬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隷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隷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戍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艸莽矣旣與

禁兵而復與外兵旣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齘而無所懲雖有討臣謀士固不能猝起而圖之況狡若訓賊若胤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救使委任中外未有厚釁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釁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劫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月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捍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禦軍國捍四夷也

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伐燕平臘之謀也眞王媼相之尊也賜坐大烹之禮也貫既儼然將相自居而廷中亦憯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若是者有一焉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奚能爲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暱以其疑用之莊士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僉

人其濡柔水也其甘麴蘖也不善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醉也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皇帝之訓矣交通有誠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至尚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乞令長法無令有功洋洋　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僞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搶攘而不可救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耶功而不圖者怨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爲國故不若逆杜之而俾無以爲功

誠杜之必先無爲之漸今採榷之使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　天子聖明　詔令具在旦夕且報罷空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機兒也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金明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國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怠也君子覩其表則知必至之符覩毫芒則嚴斧柯之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塞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予叢之柢於其漸病之加

在其復皆有藩鎭國傳孫令孜及其投擯流游
懾而收之而不復敢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
誅而軍容復能逆其復任則終唐世不能矣范希
朝代而尉護之柄幾解逆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解
矣此奪而復予之患也兵柄者國利器也利失必
隨以害上矣之下得之其操必堅下既失之而更
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務人以必不反之神而
坐釀其不可療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　肅皇
帝神武英斷邁秩古今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

亡衆而收之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　聖君察
相倂志合謀僨而獲操者而復縱之後世哉易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故忠臣每陳必不然之說
而　聖世不罪人以無實之言凡以先其幾而與
吉會也人臣之事明主與中主異爲中主言其言
從也實違也爲明主言其言違也實從也何以明
之明主者悉隱幾持大計雖未有顯然聽受之跡
而心固與之矣此忠智之士所以樂爲闓說過計
而不辭也語曰爲虺不摧爲蛇奈何誠欲逆折邪

猶小人之有鄰也邇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
翩然來矣易戒乩也故曰孚戒疎也故曰惕而總
之曰號易所謂號㖃詩所謂怨叫呼而懼靡應也
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
國忠誠懇惻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
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
固非盛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
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

之爲小人也而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安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慕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今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忍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安諱也明矣顧獨有可不可之辨耳愚始固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聲乎及商也以降而莫爲之解也同

世而虺蜴也絕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
已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
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
及反覆其篇章紬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
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厲色疾詞而意終長厚
者有囁嚅於脣吻而輕薄敧險之態已畢具者稱
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訐直文詞之間乎君
之於我天也其譴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已誠信以
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

跽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膏火之耀人力固有可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溉之微蓋猶足以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宛而求諸已者甚棘惓惓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羨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傚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遍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恐其不

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撼簸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靡但於色猶名臣子邪苟其動於慮而但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固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巳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懟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巳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

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惟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已夫既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悁焉夫君可憤耶豬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

人之於其僚友亦既鄙矣猶冀其還而過我也既聽之藐藐矣猶顧其非以爲笑也自處於芻蕘之賤而望人以篪壎之和委蛇繾綣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詠之慽侘傺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渝其智者固已歎牡瞻烏若禍至之

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眉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扃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愉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鵜胡以爲利也玄陰獨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蟲蜩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於一朝也若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於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

將同室之鬬交鬨於敗椽撓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飈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羣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蓋傷之也夫酒殺偃息向晦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專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罔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云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婾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安有賢者鼓動之

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槃而飛鳶之䨪

頓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

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惻憂國奉公之至者

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眞懇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

後有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

若不敢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

爲當世憂之也

乙未會試程策一道

問古人觀人之法詳矣然往往有提得奇中所

操約而鑑甚精者此何術邪今摘一二言之餉
饋尋常事也而因以徵德不由徑一節也而據
之爲得人墮甑倉卒耳乃就名舉落帽至微淺
亦見賞稱圖碁豈關軍旅而豈知辦賊蒲博何
係韜鈐而遽占克敵游汎非偶然乎而奚以審
其鎮安朝野任履屐亦細故矣而胡以必其決
能立勳之數者皆俄頃不意之遭人情所甚忽
也其較別材品驗若符契可謂奇矣且舜伊尹
大聖人也而稱者曰風雨不迷曰一介不取與

是豈小物亦足以槩大聖歟乃或有魁壘之事汪洋之談顯白之譽而終無足觀者又何也夫人之不可假者神以神遇者物不能逃形意古之善觀人者固有在歟今天下材品混淆未可以區區名蹟辨也如古法可用尚精言之以備采焉

用人之途有二曰材曰品觀人之術亦有二曰詢事曰考言品必積久然後定材必臨事然後徵而國家用人常於其無[illegible]采不定之先懸而決之故有

一時賢之而平日未必賢者有一時能之而它日未必能者然且論賢以事而程能以言以一日之事而槩之爲終身之德以口吻之談而信之爲筋力之任此似賢似能者所以充物而眞賢眞能不可得也古之言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世不過數人而能者比肩是故能者宜多賢者宜少自名實之淆也賢者多而能者少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故或以賢者而任能者之事以無能者而盜賢者之名其始也賢不賢

能不能麗雜而不可辨終且係其賢與能而淺之甚矣觀人之不可以無術也善相人者含形而觀神蕭衣冠於顏色而後觀則其神匿矣忽然相者與所相者兩不意而遭則其神畢露而貴賤壽夭之徵可逆覩也今之相士也不然舉凡區區之定法號於天下而令人得膏飾以眩觀固已疏矣又標其幟而徑其途虛名之士騁迹而進前可趨而後可避進獲利而退不失名譬之被人以絹質璞而蒙首以錦孰與辨美醜哉故相士之要在神相

神之法在大猝然之遁與夫介然意表之事意者神之反也動於意則覆於神而意之偽不可勝窮也人莫不愛身重生而樂逸然意之所激有捐其身而不顧者意之所慕有苦其身而不辭者而況其他乎顧意之銳易衰盈易涸有所至必有所不至而神無不在者也有不至之意必不能盡覆其無不在之神而吾從其際觀之非未銳未盈之先則既衰既涸之後而神者巳告人矣則彼之逃我也少而我之得彼也多矣昔者堯之於舜湯之於

伊尹所謂與以天下而不宼者也風雨之弗迷與
一介之不取于亦田父庸人之細事而以之卜君
與相不已迂乎豪傑之士有輕于乘而爭絲粟者
彼其神不定而意又有不及圖也惟豪傑之士所
不及圖而聖人之神見矣然則顯大之迹衆人之
觀聖人也而鄙細之務則聖人之觀聖人也後之
用人者甚詳如科目徵辟之典考功課能之法中
正九品之條舉官適坐之令靡不周矣而賢不肖
能否益混蓋從其所膏飾者觀之觀其麤也問亦

有明哲之士闡微發幽提得奇中操約而鑒不爽如明問所及者豈眞有隱祕術哉無亦以神照之而得於其所不意乎是故觀之易怠以知神之守觀之易驚以知神之定觀之易懾以知神之暇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周冀缺之耕也其婦饁之如賓臼季以爲仁而舉之澹臺子羽之居武城也行不由徑子游以爲賢而稱之夫田野道路豈爲容之地哉所謂觀之易怠以知其守者冀缺子羽是也明於得喪之故者不可惕以成毀達於內外之分

者不可動以貴賤彼甑墮而行不顧帽落而色不變是眞能審去就齊寧遽者也所謂觀之易驚以知其定者孟敏孟嘉是也費禕對奕無倦而來敏決其辦賊謝安汎海遇風進舟不止識者審其能鎭安朝野所謂觀之易懾以知其暇者費禕謝安是也桓溫之伐蜀也議者咸謂地險難入而劉惔獨曰必克以蒲博知之也謝玄之禦秦也衆論互有異同而郗超獨曰必能立勳以任屐知之也所謂觀之易忽以知其周者桓溫謝玄是也凡物

之倩皆安其家而不安其僑故媮者之莊也貪者之讓也懦者之武也暗者之智也不能者之任也五者皆意之屬也屬於意者其辭不許也不待人之發其藏而彼固雜施甚矣何也此五者皆僑而不家故也吾乘其雜施之所迫而察之無有不露者也由此觀之則眞賢眞能者可以捷得而彼擅魁壘之事雄汪洋之談高顯白之名以竊賢能之似者舉不能亂也今天下賢材甚多而眞似之淆雜亦不少其最相謬者一人之身也而作賢作佞

乍廉乍貪乍能乍不能薦墨未燥而彈章隨入此一戾也又一人之身也與者半不與者半合賢不肖能否之名兼有之曹分敵應而未定此二戾也又一人之身也舉天下羣焉譽之又舉天下羣焉非之又口羣焉譽之而心羣焉非之則愈不可解此三戾也而又難言者寛於與人而刻於論人假人以難副之名而絕人以易改之過賢與材是不易稱之名也則一舉而驟擬之立談而襲得之此不亦過寛乎此其論人則好爲刻覈而批根有加

夫過誤之間古有因而賢人者盧承慶爲常伯得漕者於容色間考中上此覲人之法也今人不幸而入於過誤豈徒不能原且隨而排之矣有此四戾而欲衡鑒羣品不亦難哉愚以爲今所患獨在忌諱太多拘攣太甚能分別而不敢分別可以用舍而不敢用舍雖不用神照之而意自不掩一詢事考言而已得之矣言而能也吾取其言不遽與其能又以事授之當其詢事不得援言之能以自縣也事而賢也吾取其事而不遽與其賢又以後

事徵之當其後事不得援已事之賢以自槩也使言與事賢與能四者各歸其所相爲參驗而不相爲通假則幾矣夫人之難得也有守者未必能爲而有爲者未必有守以守者之行而求爲者則爲者窮以爲者之任而任守者則守者亦窮今尚賢之風日盛而使能之道未詳故似賢者多眞能者少能者旣少勢不得不使賢者故旣寡能者之效而又失賢者之用謂宜盡去流俗拘泥之論以蒐倣儻不羈之材使不賢之能與不能之賢各歸其

所而盡其用此當今之要務而明問所未及者也

執事以爲何如

己丑會試卷 附

論

聖賢所以能盡其性

論曰大哉淳備乎通天下以爲公者其性也哉是故不可不愼所從焉夫惟以欲從人毋以人從欲而始謂之盡性而始謂之聖賢何也性無欲戕性者私欲也性又有欲順性者公欲也始發而旋與天下交通則雖私欲而亦公欲也善推而卒與天下交得則雖有欲而亦無欲也用私以成其公因

無以化其有自非萬物一體懸寓同量握機靈府之中而覆育天地者烏能臻此者乎爺紫陽氏推言理欲而以循理公天下爲聖賢所以盡性有味哉言之矣今夫天壤之間凡含生負氣肖翹蠕動靡不有欲何者性固然也況夫同胞肖貌之儔熙熙攘攘追啫逐好誰不如我故王公貴人藏鏹不貲積聚成丘灕輸若海而庶民窶夫亦各營囷廩持篋筐有封殖居財之好王公貴人二八迭代列下陳之奉極後宮之選而庶民窶夫亦各思配偶

圖家室有自茅標梅之好顧席尊處便不患不得所欲患其得而遂恣以屈天下也不患其時有所欲患其欲而不廣以忘天下也瑣瑣者溺身溫蠖足以自封一腔爲我六合相睽始乎忘恒卒乎屈始既驅我以從欲卒又驅天下以從我於是寵賂滋章女富溢尤而竆詹遐裔之間曾不得有尺帛寸鏹以自潤有匹夫匹婦以聚處物喪其私滑和妄滅性決性命之防以快意縱心而不顧至聖人不然聖人曰太初之始有氣也澹然未有物緼然

其素樸靜若水虛若鑑皎皎若日月之未翳也是謂性眞窈焉冥焉俄而萌焉勃焉倏焉若有出焉聖者不得遂絕愚者亦不得遂無是謂性情包裹萬有以成體茹納九垓以成量愉怫相通欣慼相係如肢聯脉貫氣運神行是謂性分聖人守眞約情緣分而無常心以天下人爲心本無欲以通天下爲欲杜口箕斂之事而焦心罄懸之憂屏志柔曼之感而蒿目鰥寡之慮處身於黃屋紫極之尊而俯與海隅山陬爲比養恬於冲虛汾漠之表而

動與蒼生黔首爲謳於是衢謡巷吟老終幼造晝
象不犯鳴桴不作而人性盡於是物無疵厲山不
㸑蘖指佞之草秀於階觡角之獸游於囿而物性
盡於是天降苞地獻符景風翔醴泉出薄蝕之氣
消上襄翳之戾寢下而天地之性盡則豈非循理
公欲之明驗哉蓋惟無欲故能公欲惟公欲則歸
於無欲合之所以盡性也然無欲云者亦豈必剗
心去智以逃於枯槁之域乎在寡之而已蓋物以
養性非以性養彼日弊其心於重賄重色而役役

焉以燦絕其天機靈眞與天下相蕴鬬而吾性眞亦由是而鑿矣易之損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嗟乎盡性者其知損之時義哉

表

擬宋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御書古詩各一章謝表天聖三年

伏以　隆禮崇儒　賓幄闡聖經之奧　稱詩麗翰瑶函發　天藻之光側聽心融捧觀神竦

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立言埀範遺謨

炳若日星因性作儀大典肇夫天澤五禮時庸
於虞氏三千手定於宣尼用以緯地而經天豈
直蒞官而行法自秦灰既冷漢藁僅存至孝武
帝之表章有高堂生之教授中更二戴遂列數
家曾臨決於石渠亦校讐於虎觀詎稱振鐸徒
號說鈴況當拾燼之餘頗有續貂之恨簡編遞
矣玉帛云乎蓋禮樂廢興總開百年之運聖明
述作實聽千古之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乘六御天 得一居帝因心而成孝奉養靡間

於　兩宮　不殺以爲威闓澤旁流乎四裔
山陵雷厲威消指鹿之奸　便殿夜分儉惜蒸
羊之費　溫恭肅穆一成矩一成規　中正齋
莊聲爲律身爲度固已先得無文之體獨窺不
諫之精然猶典學日新講筵特御謂曲禮聖賢
奧窔而臣乘儒者專門命之橫經析其微義更
令迂鄙之輩與聞經曲之談大指瞭焉從容於
安民定辭之數語精思儼若反覆於長傲縱欲
之四言在　聖明固盡忘夫筌蹄卽臣愚亦若

得其梗概　宸襟既洽　膚澡俄頒豈緣言禮
而言詩將假心傳爲心畫五言覼灑八體孤騫
寧惟奴僕鍾王方且雲礽蒼史自天題處驚看
寶墨之淋漓映日捧來快覩　金章之璀璨珍
襲重襲寵過百朋　臣等學謙趨庭才非入室周
旋俎豆學殷夏而未能揖讓衣冠班夷夔而就
列幸際泰交之會謬叨晉錫之榮敢不俯竭愚
衷勉循舊典車書禮樂既以利見　大人揚厲
鋪張敢曰以俟君子伏願無逸作所　王善爲

師　出入必欽丕式優優之範　中和並建弘
敷郁郁之文家絃誦戶詩書咸五登三衍昌圖
於億世鏤盤盂銘几杖襲六爲七垂道統於萬
年臣等云云

策

第一問

帝王所以綿寶曆貽鴻圖必重太子以爲天下本
本患無繫欲其繫之於安則分宜豫明也本又患
無養欲其養之於正則教宜豫設也欲明分則莫

若顯出其早與天下公知之若大寶有歸而徒抱
獨知之昇匪以慰與望矣欲章教則莫若舉其
與與天下公訓之若庭舉雖禮而徒讓濮居之悔
匪以昭遠圖矣蓋賈生稱蚤教諭與選左右而愚
因得熟陳其說以爲未有不明分而可以章教者
也古者太子始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端冕而見
於南郊山川都邑之名弗以名也若曰他日將奉
天而有土也稍長知妃色則齒於胄過闕下過廟
趨若曰他日將承宗祧撫元元而無教以徼也立

之以三師佐之以三少與燕規寧徹膳撤其所嗜必受業乃得嘗焉撤其所好必卒業乃得爲焉若曰他日將負重履艱而無教以惰也蓋教出於上者十三成於下者十七教之爲人幼爲人臣者十三而教之爲人君者十七自未脫襁褓而儼然國本繫之故天下翼戴縮結於太子而人不攜太子履安處尊於清宮之中而易若於訓則所稱明分以章教者耶若漢高詘志於四皓唐文決策於長孫宋祖貽厲於金匱匹嫡亂常左建外易儲位豈

於累碁大寶虛而若提朗暇云教諭哉我　太祖
高皇帝即位之二年即首定　儲貳立堂居之日
大本示分也勅書以訓定之日昭鑒示教也皇皇
乎成憲也夫　皇上無私若天地德音昭諭若奉
日月天下人心已明有嚮屬即　高廟神靈實式
鑒之而　執事猶欲計長久以爲今　上燕翼一
助愚以爲莫急於定分也今禮官諸司之牘日上
而未得請也岐嶷溫文之令度既昭而位號未宣
也山陬海壖執固陋之愚心以私窺度能人置喙

乎懸以爲　皇上明示天下以意不若明示天下以實令天下陰以心奉元子不若令天下顯以心奉元子誠得以旦夕煥然　下建儲之詔示出閣之期以定大分樞大本分定而後建官選詞曹之賢以儇宜勿以佻巧者令嚴而不憚也是謂簡正人官備而後學古裒歷代善敗易知者別爲圖說令圖足娛目說足娛耳循翫而不苦也是謂親圖史稽古而後習事農桑辛苦閭閻情僞俚言可箴風謡可詠令喜聞而自喻也是謂諳幾務凡此皆

生於庶分成於蠢諭否者而保毋阿監之是狎侏優爲撫之是游目優一日漸與成性即堪分撫虞燕豕無煩伏薦猶以爲計晚矣

第二問

自公孫弘以廣大之說誤人主而上下之術若懸軌焉夫臣主非與操也節儉廣大非二術也弘鄙儒飾說也藉如節儉者而必糲粢庇裘必棧車牝馬乎即人臣病甚以廣大爲節儉則阜世之至術矣藉如廣大者而必快雄心必明得意乎即人君

甚病以節儉生廣大則公世之宏摹矣故人主患不節儉也亦患不廣大也不節則侈不廣則嗇侈則瘠天下以奉人主而人主亦瘠嗇則瘠天下以歸人主而主不獨肥瘠在天下肥不在人主中溢而不歸財猶之乎散也獨聚而肥一人譬之血脉結轄潰而爲癰痤耳 皇上首以節儉發聲十五六年間其貶損裁抑至意載在 令甲者日可書也然大農屈手而計出往往踶歲入而不足償加以比歲大侵道殣量乎澤民亨孚而敝之振貸之

所與發轉漕之所蠲罷視他歲詘焉效安在也夫豈節省固不足慕乎亡亦有其意而終非其實耶今游晏非時矣賚予非約矣中涓闒尹之所窟宅盡利藪矣朔曰取度支錢巨萬也夕曰取水衡錢巨萬迺尚書科道之所執奏盡故牘矣慶賜之始猶謂始示恩澤非格也巳而復然後遂援之以爲請曰祭固然耳徵發之始猶謂始假權宜非例也巳而復然後遂沿之以爲常曰例固然耳前轍成必不可損後端啓又且復增此司計之臣所以焦

心沸肝而欲求復舊額也今欲曠然而一洗其弊在獨斷在力行又據而驟奪之左右必群起而鬨又襲而偶斬之即人主亦若瞿然不自快故獨睹利弊無狥衆多也獨持權衡無私貴近也昔周公封魯康叔封衞惟是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以昭世守亦嘗章之以寵賂也今一封國而多市珍奇捆載盈路無乃非風厲諸侯昭儉子民之意乎又何以訓左右矣雖然是猶可言也天子括天地以爲府裝山海以爲藏纖毫孰非其有哉柰何言私

也今公藏若埽海內盡若懸磬安有一家之中子孫力作不懈口而父毋侈然居積可以爲富者乎上者下之標的表儀也此非所以明天下也節儉文躬儉素皂綈革舄以治天下而效至紅粟朽貫家殷戶豐斯所稱節儉廣大者矣生卽不敢以武帝爲賢也其猶愈於貨殖之桓靈乎

第三問

六經常道也而治之者其弊有三有新其理而逃之者有新其說而逃之者有不搜其理不究其說

而逃之者經之作也言成訓則中庸之矩也行成務則易簡之術也好奇者曰是土苴糟粕耳而二氏而百家始於離道終於抗道其弊僭亂滑湣而不可塞是明以爲賊於經之外者也家爲說矣人爲言矣吾自育而守其師說無齊焉於是抗心而眇論腐唇而獨詬排故務新始於疑先儒終於疑聖人其弊破壞離判而不可合是陰以爲賊於經之内者也飾名理以聳快無顧其眞守成言爲業膠無求其當其弊澌滅泯絕而不復振陽奉而陰

離名附而實畔浮沈於經之内外者也蓋其二弊
在厭常一弊在膠常而六經之常道遂裂雖然經
未嘗亡也蓋自秦火之後至西漢而六經乃稍稍
復出易固無恙也於是有伏生之尚書毛生之詩
公穀之春秋高堂生之禮夫易既經周孔大聖人
而顧晦也古文尚書說晩出然自孔氏壁中物而
顧贋邪毛生之序詩不必西河手授也說多牽而
不合公穀之傳例不必素王心法也義多偏而鮮
當至宋宋氏胡氏而粹矣然或謂當仍其序而加

詩之序不宜盡紬也更爲例而加嚴焉例不宜過嚴也是亦一說也夫高堂生獨有士禮耳曲禮樂記等篇非聖人誰作者而月令採諸呂覽緇衣掇於公孫其明微也古不必別有禮禮亦不盡古也則上下千古經術廢興可覆說矣　國家重六籍而定一尊上非經術不得進且不得他有所習所以廣厲至嚴也至正嘉之間士始有不談六籍而談二氏者旣又推六籍以附二氏旣又援二氏以解六籍然其談也猶託而踰諸理也聞之者猶適

邈然騖詬詈而指其奥渺者半也浸淫至於今日
人不得窺其理而共剽其詞其或目不接其篇章
而耳已熟其筌說聞一經語則愕然不識告之則
曰均腐爛也叩一經義則懵然忘答語之則曰均
支離也明經以爲號而此無入畔經以爲高而彼
無依今博士家言類然矣欲超然究前聖之蘊華
士習之陋則莫如示之以常以常則莫如今之謹
守其師說今　皇上留意經疏特命儒臣講禮奏
經將以次第進士當此時而不能究宜變與推以

經世務者非夫也

第四問

爲國者有兩藉在紀綱在風俗紀綱以形攝而風俗以神攝紀綱用在上而可知風俗之成悠然忽然醞釀於下而不可知世之隆也上下綰結而爲用形神相扶而得終始迨其將衰也亦然是故筋絡糾固骨節堅强神從而利焉則紀綱以成風俗之說也精營和血氣充府藏實形從而利焉則風俗以扶紀綱之說也詩書所稱往往互出理則相

提而重三代而降莫若漢破觚斲雕清淨寧一廉
幾治具張誕俗美矣唐治近倂失在風俗宋俗近
正失在紀綱歷千祺可攷鏡焉　高皇帝造統開
基其　諭參政魏鑑尙書陶凱於紀綱風俗惓惓
甚厚以故泰阿無倒持之柄窮簷成可封之俗二
百年來蒙遺烈襲成業內則城狐屢憑伎馬時斥
利跪暫失而旋收■外則疆埸跳梁潢池竊弄神
跪埀傾而復奠長治顯績於古爲烈矣雖然振久
則必靡淳極則復散如地形然東西易向而人不

如也曩者綱常寖矣秉政大臣鋭意於振肅則人人而嘆束濕今業已更易其絃轍而翫法干紀之徒顧甚何也中央之人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三尺非盡行也一夫作難荷戈而辱憲臣所在而起尺籍伍符安在如此尚謂有紀綱乎四民不力作而心競家無擔儲身曳紈縞鶩利寡恥有如行貪至於綰綸趨時率尚闒瞰時藉屢興則一身而辭躁縣權勢倏遷則一人而覽佞變如此尚謂有風俗乎弛而不已替且隨之偷而不已壞且隨

之不見其形顧察其影道將何由而可吾以謂振
紀綱在人主之威福權不貸錯政不二門禁中無
竝后之席在輿無參乘之變天綱時恢而吞舟不
得漏也魁柄在握而爆竈不得容也然後舉吏事
而徐責之天下是之謂至公正風俗在人主之德
意務大體不必小苛炳大幾不必小察意托批鱗
無以片言譴呵之身與冠紳無令徒隷捽辱之惟
一以淳厚風厲乎天下是之謂至仁夫至公罔敢
以私奸也至仁罔敢以薄應也數年之後而紀綱

不恢風俗不淳吾不信也

第五問

蓋自天下之素交盡而利交朋興於是貞介之士始扼擘而激談絕交云夫交惡足絕也獎業勸志則惟友率德致功則惟友論行而相結指心而久要儕偶天地托侶萬疇而不為廣蓬累塊居獨行獨立而不為孤披膽析肝單身雜處而不為尚同可否互持薰蕕殊懸而不為立異要以善其交而已是故同人而不替容友也博而專也盈缶而不

廢紹贇也敬而交也解携而不害有容也異而公
也故夫善言交者易也交道下衰而一二善交者
世皆能修言之鮑生銜德於知我郈成表信於分
宅王貢揚譽於彈冠蕭朱著名於結綬抑何寥寥
數君子哉自育博不免於隙末而交之難言從古
爲嘆矣故善交有三見絕而上賓聞規而小友無
詈而致擢則不辭屈巳也抗軍法於僕御傲長揖
於將軍儲藥籠於執政則不言倨侮也平居忤而
相推引也上殿爭而不失和氣也素同志而規以

改法虛心也則不言同異也儻所謂事變道變德變者歟自此三變者廢而利交之五流始興生請僧孝標之說以釐言今事可乎要津將涉則捷足登焉樞要既臻則役竄寄焉圖事若欲嘔心鳴感似將捐脈勢交猶谷也時望共歸氣勢籍甚激揚生風雲議彈若震電莫不引頸願親强顏求附談交猶谷也擬貫則陶白擅利若桑孔分半救以自潤懷一飯而感慨富交猶谷也摯衡以酌其等挾纊以候其息錙銖無爽巨細咸得所稱量交者乎

處機阱而搖尾當同舟而引手及艱險既脫棄若
遺迹所稱㑹交者乎猶未也两相浮慕若千古一
遇未幾背而毁之矣口相盟質若九死無改未幾
陰而擠之矣此執事所謂滋弊也若處則合志出
則協恭以長厚之風倡者吾於二三君子有厚望
焉